

现代文明与人的新困境

——马尔库塞的科技社会学批判思想述评

方世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西方现代化重要资源的科学技术,其双重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它不仅在物质领域中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给发达工业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财富,而且也深深地影响到意识形态,成功地塑造了一种单向度的技术理性。在这种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不仅人对自然的改造以剥夺自然的诗意为代价,而且人的精神文化活动也普遍地受到操纵,这就使得人的自由解放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陷入了新的困境。

面对这样的现实,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苛刻的批判思维指向了自启蒙时代以来一向免于批判的科学技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重要思想家,马尔库塞恪守该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原则,对科学技术展开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批判。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社会学批判和哲学批判,而他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学批判则构成了其科学技术批判思想中富有特色的部分。在这里,马尔库塞区别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他不是囿于对科学技术的本质作形而上的思辨,而是比较注重对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作具体的揭露。正因为如此,有的西方学者称马尔库塞是“被应用的海德格尔”。

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学批判中,马尔库塞采纳了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加尔布雷思所提出的“富裕社会”的概念,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匮乏的社会,而是“富裕社会”。但是,与加尔布雷思对“富裕社会”的乐观态度不同,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其病态的根源正在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他的这一科学技术批判思想的核心观念在其所提出的一个著名等式中得到直观的表达,这个等式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大的物质财富=日益加深的奴役与异化”。^①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是从科学技术统治论的立场出发的。在他看来,发达工业社会与以往社会相比,其突出之处在于,科学技术不仅已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它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他说:“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之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②实际上,技术的控制作用并非仅仅发生在当代,“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③但是,马尔库塞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控制作用与技术在整个近代所具有的控制作用是有显著

区别的。后者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制形式：生计的丧失、法庭、警察、武装力量的管辖，而前者则往往以一种合乎理性的面目出现，是一种更加“令人愉快的形式”。

马尔库塞通过对人的需要的分析揭示了这种“合理的”、“更令人愉快的”的技术控制的内在机制。他首先区分了人的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真实的需要，另一类是虚假的需要。虽然马尔库塞对人的需要以及真假需要的区分标准均持有历史性的看法，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对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之内涵作出清楚的界定。在他看来，真实的需要是无条件地要求满足的、与人的生命紧密相关的需要，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包括粗俗需要和高级需要在内的一切需要的先决条件。而虚假的需要则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令个人感到幸福，但它会使个人丧失独立于公共舆论的意识和行为，顺从于既定的社会现实。马尔库塞指出，“抑制性需要的流行”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既成事实。他说：“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④马尔库塞认为，不断制造新的虚假需要并借助大众媒介实行“强迫性消费”乃是发达工业社会“最好的控制装置”。他说：“一再唤起的需要使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并使他们相信他们在实际上需要这些商品，相信这些商品将满足他们的需要。结果是把人完全交给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并在这方面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它的需要”。^⑤但这样的结果只是“不幸之中的欣慰”。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不仅对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实现控制的内在机制作了批判性的考察，而且还进一步揭示出这种技术控制的有效性和深度。他认为：当代的科学技术不仅是新的、更令人愉快的社会控制形式，而且是“更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它消除了个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以致它们的差别似乎只在纯粹理论的意义存在着。他写道：“人们当真能对作为新闻与娱乐的工具和作为灌输和操纵力量的大众传媒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制造公害的汽车和提供方便的汽车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实用建筑的恐怖与舒适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保卫国防和为公司盈利的手段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提高生育率方面私人的乐趣和商业上、政治上的功用作出区分吗？”^⑥在这段话中，马尔库塞仅仅是一组强烈的、富含感情色彩的反问排比句对技术控制的有效性和深度作了谴责。实际上，他还以一种更富理论色彩的方式对此作了深刻的剖析，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三个命题上。

第一，“自由成为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控制并不是表现为对自由的简单直接的否定，而是表现为通过提供大量的商品和良好的服务设施给人们以更多、更大范围的自由。但是，在马尔库塞看来，“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⑦就此而论，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在大量的商品和良好的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相反它具有虚伪的特征。这些自由只不过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品和圈套之间的自由选择”。^⑧他甚至提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自由概念已经不再能够以传统的肯定的方式来加以诠释，而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来加以表达。“经济自由因而意味着摆脱经济的自由——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争、免于谋生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脱出来。同样，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社会舆论’连同其创造者一起取消。”^⑨正因为如此，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之下，自由并不表明个人具有真正的意志自由，相反，“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⑩这种自由的存在“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第二，“‘潜化’一词已经失效”。“潜化”一词的运用往往会使人联想到个人将外部的强制性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的那一整套相对自动的过程。因此，“潜化意味着存在一种区别于甚至敌对于外部要求的内心向度，即能把公共舆论和行为撇在一边的个人意识和无意识。”¹¹⁸这在一定程度也说明，“内心自由”的观念是具有现实规定性的，人们是有可能保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间”的。但是，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控制所达到的深度已经使得“潜化”一词失去解释的效力，它“不再能够说明个人是以什么方式自动重复社会所施加的外部控制并使之永恒化这一现实。”¹¹⁹因为，技术现实已经不仅仅操纵了人的社会生活，而且也已经深深地侵占并削弱了人的内在精神生活，使个人的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个人与社会达到了自动的、直接的一体化。他说：“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中，潜化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即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¹²⁰

第三，“异化的观念成了问题”。由于发达工业社会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虚假的需要实行“强制性的满足”，这同样也导致了人与物的关系的根本颠倒。但是，这种异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不满，相反，它是建立在人们普遍“愿意”的基础上，“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为人们生活的灵魂”。¹²¹马尔库塞指出，“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象就成问题了。”¹²²因为，这种异化现实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分析的异化现实已经大相径庭。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异化现实的存在同时就暗含着反抗和否定的因素，处于异化中的工人并没有认同于异化现实本身，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的存在所吞没”。¹²³人只存在一种向度，这就是对异化现实的顺从和肯定。这种异化更进一步表明在当代技术控制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二

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异化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一事实同时表明技术合理性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合理性正趋向于变成极权主义。不仅如此，这种具有极权主义特征的技术合理性已经扩展到发达工业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得一切真正的对立走向一体化，有效地压抑了人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对于社会特别是文化和语言领域的这种“病态的”单向度特征，马尔库塞作了独特的社会学批判。

（1）文化领域的“俗化”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合理性的发展不仅导致了发达工业社会政治领域的一体化，而且也正在清除“高层文化”（文学艺术等）中的对立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使得高层文化屈从于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流行的俗化趋势。

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本质上应该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应该体现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并提供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文学艺术的价值就在于与社会现行的规范和体制保持一种不妥协的批判距离。基于这种观点，马尔库塞对早期资产阶级的高层文化作了肯定性的评价。他认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高层文化可以说在功能的意义和年代顺序的意义上曾是一种前技术文化，它的合法性得自于一个因技术社会的出现而不再存在、也无法恢复的世界的经验。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封建文化。这“不仅因为它局限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也不仅因为它那固有的罗曼蒂克成分，而且因为它的权威著作曾表现了一种同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同可以预测并可以获利的秩序有意识、有步骤的异化。”¹²⁴尽管这种文化使人们满

足于内心的自由、沉溺于幻想中的幸福，安于现实的苦难，对现实发挥着肯定的功能，但是，它毕竟使理想超越于现实，保留了人的内心自由，因而仍然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向度。对此，马尔库塞说道：这种文化“对孤立的个体的需要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在新社会蓬勃兴起的时代，由于这些观念指示出超越生存既存的组织的方向，它们是革命的。”^⑧因此，就某些决定性因素而言，它又是一种“后技术文化”。

与此不同，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消除发达工业社会高层文化与现实的对立，并使之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这一过程首先表现为文化的商品化。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文化同商业已经和谐地、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中，艺术作品，同反艺术一样，即成为交换价值，成为商品”。^⑨文化艺术作品的生产被纳入了商品生产的轨道，接受市场价值规律的统摄。这使文化的创作者主要关心的已不是艺术完善和审美价值而是上座率和经济收益，使得文化作品的价值已取决于是否能变为可销售和可交换的商品。文化生产的商品化扼杀了创作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文化的真实价值被社会所抛弃。其次是文化消费的平均化。随着技术合理性的发展，不仅文化越来越打上商品的烙印，而且文化正成为每个大众一种垂手可得的消费品。他说：“高层文化过去总是与社会现实相矛盾，而且只是具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它的乐趣”，^⑩但是文化中心如今变成了商业中心，“现在差不多人人都可以随时获得优雅的艺术享受，只要扭动收音机的旋钮或者步入他所熟悉的杂货铺就能实现这一点”。^⑪然而，这种文化消费的平均化使得高层文化借以保持其否定向度的存在特权被剥夺了。因为“文化的各种特权一方面表示不公正的自由、表示意识形态同现实的矛盾以及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分离，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受到保护的王国，被禁忌的真理或许能够以抽象的形式（远离压抑它们的社会）幸存于这个王国中”。^⑫再次是文化的多元化。在马尔库塞看来，文化领域的单向度并不是通过对高层文化的简单拒斥实现的，而是以更为隐蔽的形式——多元主义来实现的。他说：“文化领域里的新型极权主义正是在调和性的多元主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多元主义使最不相容的作品和真理也能在差别中和平共处。”^⑬最后是科学技术的手段正在弥合高层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马尔库塞认为，当代科学技术不断创造出的新手段和力量正在消除高层文化中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从而使高层文化合法性所依存的物质基础被消解，“大拒绝转而而被拒绝，‘其他向度’被占优势的事态所同化。”^⑭对此，他还说道：“正在发生的不是高层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堕落，而是高层文化被现实所拒斥。现实超越了它的文化。当代人可以比文化中的英雄和半神更有能耐；他已经解决了许多十分棘手的问题。”^⑮

（2）话语领域的“封闭”

技术合理性在向文化领域渗透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影响渗透进“在主人和其依附者之间起调解作用的‘中介’中，塑造了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的交流领域”。^⑯

在马尔库塞看来，大众语言保留着双向度的特征，它体现着对现存社会的拒绝和反抗。他说：“社会通过语言材料来直接表达它的需求，但并非没有对立面；大众语言就是带着尖刻而轻慢的幽默来攻击官方和半官方话语的。俚语和俗语很少像现在这样有创造力。似乎正是普通人（或其无名的代表人）才会在其言语中表现其反对现存权力的人性；似乎正是在政治领域内降服了的拒绝和反抗才会在称呼事物名称的那些词汇中涌现出来。”^⑰但是现在，无论是政府行政机构，还是计时员、经理、专家都讲着一种与之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单向度的，它的流行证明着社会的同一性和一致性，证明着社会对肯定性思考和行动的鼓励以及对超越

性批判观念的拒斥。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合理性所造成的这种单向度的语言以特定的语言模式来构造，而“这种语言模式在语言学上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是一种不在句子各成分之间留下张力和空间，从而省略和浓缩句子结构的句法。它与意义的发展是相冲突的”。^⑧马尔库塞对这种单向度语言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和分析，特别是揭示了它在语言学上的基本特征。

第一，采用分析的句法。一个作为主语的专有名词总是以同样的形容词和定语来加以解释，句子因此而变成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公式。经过无休止的重复，它把意义牢牢地嵌入听众的头脑之中，使得听众无法对名词进行根本不同的（可能是真实的）解释。

第二，运用人格化的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的交流领域中，人格化的语言被广泛使用着。这种人格化的语言建立了一种“虚假的亲昵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它把一些事物和功能强加于你。

第三，使用所有格。在交流受到操纵的最发达地区，语言常以一些特殊的句法结构将人和功能的强制性同一强加给人们。所有格的用法就是其中之一。所有格用法在本来并不具有所有关系的双方建立了一种“虚假的依存关系”，“使得个人好像仅仅是其处境、职业、雇主或企业的附属物和专有财产。”^⑨

第四，使用连字号。这种连字号的省略用法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也普遍地使用着，尤其是在涉及政治、军事和技术的词组中。这种连字号结构的使用把许多完全不同范围和性质的术语强制性地结合在一个固定的整体中，从而使得人们只能看到这种结构所呈现的整体，而不可能发现这种结构背后所隐含的矛盾和对立。

第五，使用缩略语。缩略语虽然有其使用上的合理性，但是，它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往往还起着其它的作用，它可以通过删除超越性的涵义而有助于压抑令人不愉快的东西。这种缩略语“一旦成为官方术语，并在普通用法中不断重复，又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它就会丧失一切认知价值，仅仅服务于对于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之认可。”^⑩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极权主义语言的产生在方法论上与物理学方法中的操作主义、社会学方法中的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影响有关。马尔库塞根据古典语法哲学的思想提出，一个句子的语法主词与谓语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他引用了威廉·冯·洪堡的一段话：“充当语法主词的名词指称的是能够进入某些关系，但并不等同于这些关系的东西。进而言之，此种东西既处于这些关系之中，又与这些关系‘相对立’；它是它们的‘共相’和独立的内核。”^⑪与此不同，操作主义、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基本特征则是把概念的意义等同于相应的一组操作、功能和行为。这势必导致词和概念走向一致，或者更确切地说，概念被词所吞并，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则被简单地归结为词在宣传和标准化的用法中所指称的东西。当这种词反复出现并支配人们的交流时，概念的意义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马尔库塞指出，这种操作化、功能化的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充当着协调和从属的工具。它是“一种坚决地反批判、反辩证法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操作的、行为的合理性吞没了理性的超越性、否定性和对立的要素”。^⑫

三

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实际上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共同的理论主题，而马尔库塞则在其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与该学派第一代的其他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相比，马尔库塞比较集中地对科学技术展开了批判，而且，他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思想直接影响了该学派第二代的

著名代表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学批判具有合理之处。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注意到了发达工业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双重性，即科学技术既是“第一生产力”，又是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而且，他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上，通过深入地剖析科学技术控制的新机制和有效性以及对科学技术进步给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语言领域所造成的单向度特征的具体展示，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发达工业社会利用科学技术来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作辩护这一客观事实。但是，由于马尔库塞撇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来抽象地讨论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将对科学技术的具体运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社会的病态和人的异化的根源，这就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所具有的潜在的消极性，因而也就无法对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这一本质上的积极社会功能作出正确的估价，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科学技术悲观主义的泥潭之中。他所提出的科学技术具有消极社会功能的观点特别是科学技术是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的观点在基本立足点上也是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背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站在这一基本立场上，马克思强调了科学技术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他说：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④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⑤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认科学技术的异化现象，然而，与马尔库塞不同的是，马克思是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他认为科学技术异化为控制或统治人的工具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它是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分不开的，而控制或统治与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⑥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只有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改变对科学技术的非人道的应用，科学技术的潜在的消极性就能被根除，它就能充分展示出其解放的潜能，使人类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束缚下摆脱出来，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马尔库塞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过程中，具体地揭露了科学技术异化的种种现象，讨论了科学技术与人的解放等富有意义的理论问题，这些可以说都是在现代文明背景下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而研究马尔库塞对这些现象和问题所作的细致的分析和真诚的思考，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及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无裨益的。我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倡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十分必要的，依靠科学技术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则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但是，在今天我们不能不看到的是，伴随着对效率的单纯追求，一种科学主义思潮正在逐渐渗透进思想意识的领域。高雅艺术受冷落、人文学科“不景气”以及大众意识日益受到现代传媒的支配等现象的出现，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讲，与这种思潮的影响是不无关联的。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所作的批判性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理论之镜，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征途上可能存在的误区，特别是告诫我们要自觉地确立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的价值目标，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责任编辑 濮侃 沈焱）

(1) 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英文版。
(5)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第259页。
(18) (19)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10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其余引文均出自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